



二十一

星期五，晴暖。

铺，出太阳已
起来，笑得，到元
宵节前就起了
连雨日，总好一早
便记日记，好在
了。1月1日一早去
午

晚野，去，好在
晚改了，不，一早去

晚上去——

到镇江。

三月一日，星期四（农历四月初二），走了，力量真大，不过，威逼
世界大战的，此等力量，大的，今天的游
行代表者们一百零九人已被囚，大的，今天的游
行是不会有，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力量真大，不过，望
着，这上面的，盖，在心中，真不，地东

丁言昭 编

今天为表示对被囚者的敬意，一天不看，不
做事情，但，一种，悲哀。牛津此新清华本

郁达夫日记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陈漱渝 李文儒 主编

郁达夫日记

● 丁言昭 编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陈漱渝 李文儒 主编

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

郁达夫日记

丁言昭 编

*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并州北路 69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晋中地区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字数:286 千字

1997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5440-1160-7
G · 1161 定价:14.60 元



郁达夫像(1934年5月题赠林语堂)



郁达夫三兄弟



郁达夫与郭沫若、
成仿吾等合影



1922年郁达夫与孙荃、
龙儿合影



1934年郁达夫与王映霞

二十七日，（高八月廿二），星期五，晴暖。

船於午前三时起锚，出江时太阳已西沉了东舷。因一夜的兴奋，到元亮还没有退，而且一早就起了床，洗漱剃须。昨夜雨后，先乘车 Saloon 裹过江。预定明天一早就可以到南京，到石鼓路 15 号，与上等花旗龙。

午前因食欲过多，稍觉头痛，晚二小时，起来已经可以吃晚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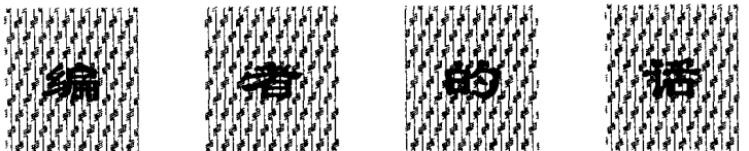
晚上十点后，船到镇江。

郁达夫日记手迹(1929年9月27日)

五月一日，星期四；（高8月23日），是闷热的天气。

迎界上校就横尸，此警长室内，不能出行一步。市府通电代表者们一百零七人被囚，大约今天的游行是不会再有了。军阀帝国主义者的力量真大不过，而这也预示着革命道路上的险，且道中逆流不断地在涌沸，不久之后，大约总有一天要爆发的。今天为袁未革一被囚者们的敬意，一天不看报，不做事情，總算是一种互相的悲哀。午除此新通鑑一本半晚上半睡，寒却痛不甚劇。

郁达夫日记手迹(1930年5月1日)



用“言为心声”描述日记的文体特征，大概是最为恰当的。

除了写作时就想着要发表或为了发表而写作之外，一般来说，日记是作者的心灵私语——写自己，自己写，写给自己看。凡记日记者，下笔之时，大约极少顾及或顾忌所记所写的社会效果。事实上，大部分日记，很可能作者是唯一的读者，或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读者限定在极小的圈子内。

因此，日记堪称最大意义上的个性化写作。它的最大特点便是一个“真”字：关于自我的实事，真情，实感。

向内的自我回溯也好，向外的人我之间的交流也罢，贵在一个“真”字，也难得一个“真”字。就因这个“真”，日记便有了区别于其它文体的特殊魅力。

况且，作为作家，作为文化人，作为有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因其知识结构和生存方式的缘故，更具有敏感、多思的特点，具有自我意识、社会责任感、忧患意识较为强烈的特点。面对同样的人或事，所感所思往往比一般人要多，细，远，深。所以，作为文化人的作家，他们的日记的内涵便格外丰富，情思细微，意味深远。

至于中国现代作家，他们身为文化名人，参与社会、干预社会的时期，正是延续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质变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巨变，思想革新，学术文化演进，风俗习惯移易等，无疑在现代作家的日记中会有直接的反映或间接的折射。现代作家的日记也就具有了中国历史转型期的记录与见证的史料价值，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意义上的价值，并因其视角独特、不可多得而弥足珍贵。

现代作家个性鲜明，自成一家，卓尔不群，以大气度、大手笔写日记，自会显得不事修饰，无意加工提炼，但却具有简约质朴、天然浑成的本色。落笔行文，超然于创作著述的规范之外，一任生命之泉自然流淌，或洋洋洒洒，或两语三言，其聪慧，其机敏，其修养，其学识，其才气，其情性，尽在字里行间，言语有尽而意味无穷。

朱光潜在一篇题为《日记》的文章中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都是人，了解人性是人性中一个最强烈的要求，我们都有浓厚的好奇心要窥探自己的深心的秘密和旁人的深心的秘密。在要求了解之中，我们博取同情也寄予同情。我们惊喜发见旁人与自己有许多相同，也有许多不同。这世界不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却也不是一个陈腐单调的世界。因为这个缘故，记日记与读日记都永远是一件有趣的事。”

翻检现代作家日记的些许感触，成为触发我们编辑这套《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的由头——美妙而难得的阅读体验，总愿与同好共享。

本丛书的编辑，注意到以下几点：

一、入选范围为我国现代史上曾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知名作家或文化名人。

二、从作家及文化名人留存于世的日记中选择文化价值大、可读性较强的部分，按时间顺序编辑成册。

三、尽量保持日记原貌，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对个别不符合规范的文字、标点做必要的技术性处理。

四、注释以少而精为原则，主要解决难度较大的阅读障碍。

五、每册前均有编选者撰写的前言，总论本册作者的日记概貌及其特色与价值，偏重于学术性，以供读者参考。

陈漱渝 李文儒 1997.5.

前　　言

——丁 言 赖

落花流水春去也，天上人间，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将进入 21 世纪。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在 20 世纪众多的文学家中，郁达夫的作品还会那么灿烂吗？还会拥有那么多的读者吗？回答是肯定的。

郁达夫（1896—1945），浙江富阳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1911 年 9 月赴日留学，1921 年 7 月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部。1923 年回国后，在上海，与郭沫若、成仿吾等成立“创造社”，负责编辑《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刊物，同时进行创作。

郁达夫从日本回国后，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上海法科大学等校任教。1936 年任福建省政府参议。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郁达夫应郭沫若的邀请，到武昌军事委员会三厅任设计委员，从事抗日救国工作。同年冬到新加坡，先后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兼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等职。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积极从事抗日活动。1945 年 9 月 17 日惨遭日本宪兵杀害。

作家的生命在于他的作品。遥想当年，郁达夫一部《沉沦》，震惊了“五四”文坛，激活了多少沉睡了的中国心。他的小说创作，在 20 世纪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他的日记文学却少有人研究，其实，他的日记文学之丰，以及艺术成就之大，并不在他的小说创作之下。

郁达夫倡导了“日记文学”，写过好几篇论文阐述自己的观点。早在 1927 年 6 月

14日作的《日记文学》^①中，认为“散文作品里头，最便当的一种体裁，是日记体，其次是书简体。”还特别强调，“日记文学，是文学里的一个核心，是正统文学以外的一个宝藏”。郁达夫得出这样的评论，并不是凭空而说的，他曾读过中外古今很多文人的日记，有德国的、英国的、俄国的，还有“许多宋遗民明遗民的随笔日录之类，真是数不胜数”。他觉得读日记比读那些“不朽之作”的小说有趣，因为那是作者最最真实的东西，不是编造的。

郁达夫读了那么多的日记后，感到日记的体裁是多样化的，“除有始有终的记事文之外，更可以作小品文，感想文，批评文之类，它的范围很广很自由的”。

由于郁达夫对日记文学的嗜好，使他在1933年7月20日又写了《有目的的日記》^②，1935年6月写了《再谈日记——〈达夫日记集〉代序》^③。他说，只有“备遗忘，录时事，志感想”，“坦白地写下来的关于当时社会的日记，才是日记的正宗”。

中国现代作家记日记的很多，但将它出版，公布于世，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大约是第一个人了。他最早发表在日本1921年《雅声》第3至5集的《盐原十日記》，写的是他于1921年8月10日至18日，在日本留学回国前夕，到日本枥木县的盐原温泉游历10天的记录。他最后发表在1937年6月《青年界》第12卷第1号上的《回程日记》（1937年4月30日至5月4日），时间跨度为16年，总量为30多万字。

其实，郁达夫写的日记何止这些？1913年至1921年，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断断续续地记下许多日记，可惜这些日记本不知被丢到哪里去了。1938年至1945年，他到新加坡去，根据他的生活习惯，应该有许多日记，可是到目前为止，有人^④统计过，在这7年中，已发表的日记，全部时间逐日累计才1000则，不满3年。那还有4年多的日记呢？或是没记，或是记了，保存在亲朋好友处，最遗憾的是已散佚。但不管怎么样，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郁达夫的几十万日记，已足以奠定他在中国现代日记文学史上的地位。

① 收《达夫日记集》，1935年7月北新书局出版。

② 收《郁达夫文集》第8卷，1983年9月花城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联合编辑出版。

③ 收《郁达夫文集》第7卷，同②。

④ 程韶荣、乐秀良：《郁达夫日记综论》，载《文教资料》1992年第4期。

郁达夫的日记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情”字，这个情包含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对祖国、民族、朋友、异性、文学、书籍、风光等等的恋情、爱情、友情、亲情、真情……

郁达夫的日记，就像一篇篇散文，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日记题目，有的是以地名为题，如：《客杭日记》、《沧州日记》、《闽游日记》等。有的是非常富有诗意的题目，如：《秋霖日记》、《冬余日记》、《浓春日记》等。

郁达夫的性格过于纤敏，他的公众形象就是个文弱书生，与生俱来的情感外露，显得气质特别真率。他对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的关心、担忧，其爱国之情，在日记中时有表露。

我们来看看 1927 年“4·12”大屠杀这天的日记：

东天未明，就听见窗外枪声四起。起床来洗面更衣，寒冷不可耐。急出户外，向驻在近旁的军队问讯，知道总工会纠察队总部，在和军部内来缴械的军人开火。路上行人，受伤者数人，死者一二人。我披上大衣，冒险夺围，想冲出去，上南站去乘车，不意中途为戒严兵士所阻。

.....

午后出去访友人，谈及此番蒋介石的高压政策，大家都只敢怒而不敢言。

郁达夫在 1921 年 10 月 2 日至 6 日写的《芜城日记》中，记述了他初到安庆任教，目睹当地逐李罢市民众运动的成功感到由衷的欣喜，而对那些达官贵人、豪绅地主、军阀土匪的愤怒，就像一阵狂风吹过他的心间。他在 1921 年 10 月 6 日的日记中写道：首先就是把“做官的，带兵的，做各团体的代表的，妇人之专事淫奢的，和那些整日在游戏场里过日子的人，把这些人都杀尽了，我们中国人民就不至于苦到这步田地。大同世界，就可以出现了”。

在郁达夫的日记中，表现了他对文学、书籍的情结。

在他的日记里，常有记购书事，但好像随便得很，常是遇上就买，不计价钱。郁达夫通日、英、德语，购买的外文原版书比中文书多，而且主要是小说。买来就

读，在旧书摊前、青灯下、车旅途中，都能看到他读书的身影，并在日记里，写下了一些较大篇幅的读书笔记。从中我们可以捕捉到许多关于他的性格、思想以及文学观、社会观、政治观等文化信息。

由于郁达夫是位有名望的作家，因此文友多、约稿多、饭局也多，经常是友朋造访，报刊约稿连绵不断，来往的信件就像雪片，出于对朋友的友情，那怕再累再忙，他也按时完成朋友交付的事情。他在 1935 年 9 月 1 日的日记里记着：

窗外秋雨滴沥，大有摇落之感，自伤迟暮，倍增凄楚。统计本月内不得不写之稿，有《文学》一篇，《译文》一篇，《现代》一篇，《时事新报》一篇。共五家，要有十万字才应付得了，而《宇宙风》、《论语》等的投稿还不算在内。平均每日若能写五千字，二十天内就不能有一刻闲了；但一日五千字，亦谈何容易呢？

午后来客不断，共来八人之多，傍晚相约过湖滨，在天香楼吃夜饭。

热爱生命的人，必定是热爱生活的人。郁达夫到过很多地方，每一处的山川江湖，都能引起他的情。他在《再谈日记》中说：“游历的行旅者，遇到了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要想把眼前的印象留下来，可以转告他人，并且日后也可以唤醒自己的追怀，记日记自然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郁达夫的日记体游记《杭州小历纪程》、《西游日录》、《南游日记》等，文采飞扬，祖国的山川在他的笔下显得如此妩媚多姿、妖娆可人，令读者如入其境，如历其境。那优美的文字，常使人把它当作游记散文来读，怪不得有的出版社将他的日记编入散文集。如《劳生日记》，1985 年 3 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就将它编入《郁达夫散文选集》。

爱和死，似乎永远是文学的主题，当年《日记九种》的问世，为什么在读者中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应？因为那里边真实地流露了郁达夫爱情生活中隐秘的心理，就像《日记九种》的预告所揭示的：日记里“有美丽而细腻的散文诗，有灵活生动的小品文，有刻画心理变迁的小说”。

郁达夫在 1920 年与孙荃结婚，可是过了 7 年，即 1927 年 1 月 14 日，当他第一次

见到王映霞时，竟像初恋的青年人。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在孙君“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中午我请客，请她们痛饮了一场，我也醉了，醉了，啊啊，可爱的映霞，我在这里想她，不知她可能也在那里忆我？……南风大，天气却温和，月明风暖，我真想煞了霞君”。

此时郁达夫的心态就如刚刚涉世的年轻人，以率真、朴素的笔调倾诉着对异性的热恋，爱情是多美啊！爱情像皎洁的月光；爱情像山涧的泉水；爱情像碧翠的青山；爱情像无云的蓝天。

在本书里有8节《增补日记》，时间是从1927年8月至1930年6月。这些增补日记曾在1978年浙江出版的《东海》杂志上选刊过一部分。后来1979年1月10日出版的香港《海洋文艺》第6卷第1期、1979年3月10日出版的第6卷第3期、1979年6月10日出版的第6卷第6期上，进行了转载。

当时，王映霞看到这些日记后，说：“骤见之下，我深感庆幸，但等我看完日记之后再重新回想了一下，实在使我不免模糊起来。怎么这选录的日记，读起来自觉得不大连贯？有些句子的组成使人感到陌生？再想到郁达夫1928年前后的日记，是我和他结婚不久，我们住在上海，共同生活时记下来的。据我回忆当年的情况：这时郁达夫所写的日记和文章，是没有一本日记，没有一篇文章，不是经过我的手和眼睛的。”^①

虽然在1978年10月25日出版的《东海》1978年第10期的《编者按》中写着：“本刊征得郁达夫家属同意，约请于昕同志，从现存的郁达夫日记原稿中，选录了若干组，自本期起，特辟专栏，陆续刊载，以飨读者，并供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参考。”但王映霞仍然心存疑窦。

为了打听这些郁达夫日记片断的确切来源，王映霞写信给黄源老先生，不久，他回信来了，大意是说：“……日记片断是从富阳寄来的……”。^②当时在浙江文艺出

^① 王映霞：《趁我今犹健在留下我的忠告——读〈郁达夫日记选〉》，载《上海文史》1990年第1期。

^② 同①。

版社工作的大儿子郁飞来信中也证实了这点。他在信中说：

大约在 1978 年前后，也不记得有二次还是三次，那都是天民从他手里不肯公之于众的两本日记里，按他自己意思摘下来发表的。要是那些日记，则都已收入我们社的日记集里。因此今天已到社里要了一本寄上，大约 3 天后可到沪……①

信中提到的郁天民是郁达夫和孙荃在富阳的儿子。

那么郁达夫自 1927 年至 1930 年的两本日记怎么会在富阳的呢？王映霞曾谈到过这件事。

至于我的衣箱，在战乱时代，怎么会留在郁的姐夫家中，也得由我来说明白。原来郁达夫除了三弟兄之外，还有一个姐姐，自小就到富阳县对江的环山叶家做童养媳。夫妻倒也恩爱，后来还生育了一个儿子，总算给叶家留下了后代。不久，郁达夫的姐姐因病亡故，这一位忠厚老实的姐夫也未续娶。父子二人相依为命地生活着，后来自己还盖了新房，在新房落成之日，正值卢沟桥战争不久，我家避居富阳之时。

这时郁达夫已经在福建工作。他临行时，曾对我说：“倘若战事扩大，你还是带了孩子及老母亲，先去富阳暂避，然后再看形势行事。”于是，在“八·一三”炮火打响后，我和富阳郁达夫的二哥养吾通了信，联系上之后，我便告诉他，我们一家老小将由杭州迁居富阳，请他为我们留心找个住房。

不久，我们全家，老母亲和 3 个儿子，一个奶奶，浩浩荡荡地在富阳住了下来。

这一位叶姐夫在他的新屋落成时，来信邀我们和养吾二哥去他家暂住。我马上把这一件事写信告诉了在福州的郁达夫，他复信同意。于是叶姐夫就亲自来富阳城里把我们和养吾一家，一同接去住在环山他新造的房子里。

① 王映霞：《趁我今犹健在留下我的忠告——读〈郁达夫日记选〉》。

环山是富阳县的一个小镇，过江可以到富阳县，走路则可以直通10里外的场口镇，出路就只有这么两条。

谁知我们住不上两个月，战火逼近。我们一家不能再在环山寄住下去，就向金华方向转移，交通工具也只能向友人商借。

1937年的初冬，我们离开环山时，觉得人数太多，行李不少，踌躇之下，只得将一只大的衣箱寄存在叶家。只要人活着，将来总有物归原主的一天。^①

这个箱子里装的是郁达夫的一些稿件、日记、衣服，以及日用品。后来郁王离异，郁达夫牺牲了。那箱子自然就留在了郁达夫的家乡，这是一件可庆幸的事。可惜的是郁达夫的有关系属，“按他自己的意思摘下来发表的”，就显得不客观了。

例如，郁达夫在1930年2月28日的日记中说：“晚上命映霞去安庆搬取书籍，送她上船……”这个“命”字，就显得非常不符合事实。1930年，王映霞单身去安庆安徽大学代郁达夫向校方领取半年工资的事，是王映霞主动提出的，而他也极愿意王代他去领。对此王映霞心中有难解的疑团。

王映霞在文章中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希望：“像《日记九种》这一类的日记，都可以在封建气氛浓厚的20年代发表出来，则郁达夫的20年代末的日记，正可以在我们这些人尚健在之时发表，为什么还要躲躲闪闪，避人耳目！为了对郁达夫负责，对历史负责，应当按照郁达夫日记的本来面目发表出来。我相信，读者和研究者，会有辨别能力，能够历史地看问题的。”^②

80年代，有的学者在编《郁达夫日记集》时，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提出“凡达夫后来自己予以改削的日记，悉依初版本恢复本来面目。郁达夫逝世之后至今，某些报刊曾披露过若干则日记片断，因其并非作者手订发表，又无从据原稿校订，故予从略而未辑入本集。”^③这真是不失于明智之见！

① 王映霞：《趁我今犹健在留下我的忠告——读〈郁达夫日记选〉》。

② 同上。

③ 胡从经编：《郁达夫日记集》，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如果若干年以后，有识之士能像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样，将鲁迅和许广平原信连同鲁迅手录的真迹一起影印成帙，出版以《两地书·真迹》为名的书，同样出一本《郁达夫日记·真迹》，其意义是很不寻常的。

自 80 年代初，各种版本的郁达夫日记出版后，也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趣事。

郁达夫在 1936 年 2 月 19 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最奇怪的一封信，是一位河南开封的两河中学生所发者，他名胡佑身，和我素不认识，但这次却突然来了一封很诚恳的信，说买了一条航空奖券，中了三奖，想将奖金千元无条件地赠送给我。

过了半个多世纪后，这位自称胡佑身的学生已到古稀之年，看到这则日记，不觉脸红了。他现在名叫胡又深，他说：“为什么我要脸红呢？因为我欺骗了郁达夫先生。事实上我当时并没有中什么航空奖，我当时之所以要写这封信，不过是想得到郁先生一封亲笔信。”^① 这信发出后不久，郁达夫果然给他去信了，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但是说不能无缘无故地接受赠款，劝胡还是自己好好利用这笔钱去求学深造，还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可惜这封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不知下落。

为了写这篇前言，读了几种版本的《郁达夫日记》，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外文的误差很大。根据笔者的分析，发生错误的原因有多种：一种是误排，例如：德文中有的字母，像“ü”上边有两点，英文的就没有。还有一种可能是，一个单词有时有好几个字母组成，例如“English”，如果这个词汇正好排在一行的末尾，不够排，通常就画上一小横，意为是一个单词。碰到不懂外文的二人，就会认为它是两个单词，这样以误传误，最后就错得一塌糊涂。

在郁达夫的日记里，我们能读到时代的风云、社会的风习、文坛的轶闻、山川的秀媚、博览的心得、文章的得失、情感的波澜……给人们会有众多的启迪。

^① 胡又深：《我欺骗了郁达夫》，载《新民晚报》1989 年 2 月 10 日。